

相摩日记选

钱一呈 编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相摩日记选

钱一呈 编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相摩日记选 / 钱一呈编. - 北京: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2007. 5

ISBN 978 - 7 - 304 - 03735 - 2

I. 相… II. 钱… III. 钱相摩 - 日记 IV. K827.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58882 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相摩日记选

钱一呈 编

出版·发行: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电话: 发行部: 010 - 58840200

总编室: 010 - 68182524

网址: <http://www.crtvup.com.cn>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45 号 邮编: 100039

经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 北京云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印数: 0001~1000

版本: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B5

印张: 43 字数: 623 千字 彩插: 10 面

书号: ISBN 978 - 7 - 304 - 03735 - 2

定价: 62.0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 本社负责退换)

钱相摩烈士传略

(1920.7 ~ 1949.5)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上 海 市 民 政 局

(一)

钱相摩，原名钱宝善，1920年7月生于江苏省阜宁县城一个大地主家庭。他先后读过私塾、城中小学、阜宁县初级中学和盐城应用化学科职业学校。他学习努力，成绩优秀，课余喜读文艺作品和参加文艺活动。抗战爆发，盐城沦陷，他被迫辍学。1938年下半年，他进江苏省第三临时中学继续读高中课程。课外，他与同学一起办壁报，宣传抗日。那时他有爱国思想，但对党派纷争常置身事外，一心只想读书上进，谋求个人的出路。高中毕业后，他邀约了两个同学一起去上海，考进了设在上海租界的大同大学经济系。

日寇的侵略打破了他的“读书救国”的幻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租界旋即沦陷。他不愿在汪伪统治下的学校读书，就回到家乡。到家不久，就把母亲、弟弟等都接到抗日根据地蔡桥他岳父家里住。

国土的日渐沦亡，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使钱相摩悲愤填膺。随着时日的推移，生活环境的变化，老同学对他的影响以及抗日民主政权实行的政策对他的教育，他的政治认识和觉悟日渐提高了，成为当地地主子弟中比较靠拢抗日政权的一员。他开始帮着抗日政权搞点写写算算的工作，有时还参加一些抗

日文艺活动。1944年春，他正式参加抗日根据地的文化教育事业。他先后在本村、郭集、东坎工作，担任过小学教员，和阜东东坎干校负责人。当时根据地的学校，常利用农闲时举办冬学、夏学、民校，开办干部学习班。钱相摩忙了一个白天后，晚上还要给群众、干部讲课。他学识丰富，讲解生动，学生都喜欢听。他每次调动工作，当地干部、群众、学生和家都依依不舍。

钱相摩还积极参加抗日文艺活动。县里每次抽调骨干配合中心任务搞宣传，几乎都把他调去。他编写剧本、活报、表演唱、歌词给学生和农村业余剧团排演，还亲自导演。他所辅导的东坎青工剧团，是全县最出色的业余剧团。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挑起了内战。1946年秋，国民党军进攻两淮，我军开展了涟水保卫战。阜东县抽调教师组成战地服务团，钱相摩是这个服务团负责人之一。他带领服务团对近两万支前民工作宣传鼓动工作。这年年底，阜宁城被国民党军占领，阜东县委决定在战地服务团基础上建立宣工队，配合武工队发动群众，瓦解敌军，钱相摩被任命为宣工队副队长（1947年4月任队长）。率队穿插到敌人心脏地区（阜宁、三灶、尹大桥、黄浦桥等据点中间地带）开展工作。他以说、唱、画结合的形式向群众宣传我军主力北上山东的道理，讲述我军在别的地方大捷的消息，使边缘区群众心里豁亮，增强了与反动派斗争的信心。他们还用多种形式向敌人发动政治攻势，比如在墙上刷大标语，指出敌人已穷途末路。标语被敌人铲掉或涂没了，宣工队马上又写，而且越写越大，二三里外都看得清。敌人宣布谁家墙上有标语就烧谁家的房子，宣工队便把标语移到地主、“还乡团”分子的墙上去，或写到路旁树干和大路上去。敌人又纠集一批人专门来改写我们的标语，但敌人一走，宣工队便迅速把它改过来。敌人一心想消灭这支“文八路”，但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下，宣工队在敌人偷袭之前早已转移了。一场标语争夺战持续了一个多月，终于以敌人的惨败而告结束。

钱相摩虽然瘦弱又有深度近视，但他不怕艰险，穿着便服，背着背包，率领宣工队与敌人周旋，打赢了这场争夺战。有时冒着炮火指挥写标语，炮弹在水田里开花，泥水沾了一身；有时为了防备敌人夜间袭击，连晚数次转移住地。一次，雨雪交加，天黑地滑，他还自告奋勇在前面摸路。

另外，为了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他还深入群众搜集资料，以当地人民喜闻乐见的淮剧形式编演了一些剧目。从1944年到1947年，他编写的淮剧等剧

本就有 20 多个。1947 年春，为配合土改复查，他和宣工队其他几个负责人一起，一夜之间就编成了《翻身做主人》一台戏。第二天就分场排演，他既当导演，又当演员。演出后，得到了观众的好评。

在宣工队，钱相摩不但在工作上积极带头，而且还注意抓思想工作。有一个阶段，敌人出扰频繁，工作受到很大钳制，有的队员情绪有些低落，他就通过开研讨会，让大家讲出顾虑，澄清思想，鼓起勇气，进一步发挥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参加革命后，他坚持写日记。有一则日记中写道：“我认识了共产党，认识了民主力量”，表示“要为人民贡献力量”。他的思想已从抗战期间要救国救民发展到要站在人民一边，为人民作贡献的境地。在土改复查运动中，他主动将自己家里的浮财交给农会，把他岳父埋藏在地下的财物刨出来交给政府。他的行为，得到了民主政府和人民群众的赞许。

紧接着，他带领宣工队在三灶战斗中宣传群众并深入战地，慰问伤员，采访战绩，并组织了望哨，帮助部队侦察敌情，战斗紧张时还担任押送俘虏任务。战斗胜利结束后，又去部队开展文娱活动。

不久，在全县教师大会上，他被评为二等功，他所领导的宣工队荣获一等奖。此外，他还被评为《黄海日报》的模范通讯员，他组织的通讯组也被报社评为模范通讯组。

1947 年 6 月。中共阜东县委书记陈宏惠介绍钱相摩为中共特别党员，调县委敌工部搞蒋军及其家属的瓦解策反工作。他争取了很多蒋军人员拖枪来归。10 月，中共华中工委批准他入党，调他到华中公安处侦察科工作。在那里经过短期学习，即被派到蒋管区从事地下工作。

(二)

钱相摩来到蒋管区泰州，通过一个亲戚的关系，打入中统特务机关。一些逃亡地主知道他在家乡曾积极投身各项运动，特别在土改复查中还与地主斗争过，于是议论纷纷，说他是“带任务来的”，有的亲友也就避而不见他。这对于初到敌区的他来说，处境是危险的。但是他坚定、沉着、机智地与周围形形色色的人周旋，终于摆脱了敌特的困扰；打消了亲友的顾虑，站住了脚。

从此他活动于泰州、镇江、扬州、崇明等地，获得许多重要情报。他利用特务间的矛盾，鼓动有的特务做买卖，把解放区的粮豆等运出来，把国民党禁运物资运到解放区去。

1948年6月，国民党泰州城防指挥部截获一宗向解放区运送的禁运物资，还关押了护送物资的特务。这批物资正是钱相摩鼓动几个特务搞的，其中除了缝纫机、油墨，还有可做手榴弹用的螺丝帽、可用来染手榴弹柄及军服的酱黄。事发之后，惊动了中统江苏省室和南京中统局，运送物资的小头头给叫到南京去关了起来。特务机关开始怀疑钱相摩，于是钱相摩奉党组织指示转移到上海从事情报工作。

钱相摩以中统江苏省的一个特务机构的驻沪工作人员身份出现在上海。与此同时，他又冒充逃亡地主，使许多同乡和老同学信以为真。此时他的同学有的在国民党警察局工作，有的在国民党政府机关工作，有的则当了特务。这些，对他打入敌人要害部门进行情报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

他首先吸收思想进步、能认清形势坚决反蒋的人为骨干做情报工作。随着社会关系网的扩大，为了深入到敌人的党政军警各部门，他建立了一个搜集情报的联络网。这个联络网在上海解放前夕已拥有100余人，分布在敌人的经济、警察、军队、政府机关与学校中。钱相摩还巧妙地利用特务分子搜集情报。他把各方搜集来的情报通过交通员及时送往解放区。

为了提高联络网成员的觉悟，他还秘密翻印了不少文件，如《新民主主义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以及《新人生观》等，分送给各个成员学习。

1949年年初，他到私立浦江中学担任英语与地理教师。在教学中，他通过课文的讲述教育学生热爱祖国与人民。他授课、批改作业都很认真。为了使这个学校从沉闷的气氛中摆脱出来，他鼓励与支持学生组织歌咏队，办壁报，还联系进步的合唱团到校活动。个别反动分子对他发生了怀疑，一次。在吃饭时故意说：“最近共产党派来很多人到江南活动，大家要注意不要上当”，一面看着钱相摩的脸色。可是钱相摩镇定自若，那个家伙也无可奈何。

钱相摩身体瘦弱，繁重的工作使他积劳成疾。随着联络网成员的增加，工作量加大，他更加劳累紧张。以致有时咯血、有时发冷、发烧，但他还是顽强地工作着。活动经费快用完了，他不愿增加党的负担，而是设法举办补习班来

增加收入，继续过着更清苦的生活。

在上海，他多次更换住处，最后他迁到外滩理查大楼的一个房间去住。他常常利用黄昏、晚上的时间出外联络接头。他联系的是自己直接发展的成员和若干最重要的成员。

他搞到的情报，不仅有国民党在上海的特务机构、政府机关、警备司令部、财经部门、警察局的内部情况，还有江南一带的军事机密，其中包括不少还乡团的情报。当我军快渡江时，敌人一面疯狂镇压人民，一面慌忙销毁文件，准备逃窜，他布置联络网的成员作所在单位的侦查工作，千方百计去搞敌人要销毁的文件，结果得到机要文件 100 多件。上海解放后，正是这些转送到解放军领导机关的文件给解放军接管上海的工作提供了方便。

越临近解放，敌人的搜捕也越猖狂，钱相摩在思想上是有准备的。他在日记中写道：“万一到无法自解的苦难境地，除坚忍以死命效忠群众外，决未有其他任何想法。”他把搞来的敌人的内部资料《最近任务布置》印发给联络网成员，使大家对敌人的动态有所了解，增强斗争信心。4 月下旬他中断了日记的写作，并把日记本藏了起来，以防万一。

1949 年 5 月 9 日，由于叛徒告密，虹口警察局的一个联络员被捕，接着警察总局又有三个联络员相继被捕。10 日凌晨，敌人又到理查大楼逮捕了钱相摩，对他施行严刑逼供，他的胸部竟被电刑烙成一个焦糊的坑。但是钱相摩英勇不屈。5 月 21 日，敌人在仓惶溃逃前在宋公园屠杀了大批革命志士，钱相摩也于此时英勇就义。他临刑时高喊口号，面不变色。

（本文转载自《上海英烈传》上海解放四十周年专辑第 4 卷）

前 言

钱相摩烈士，江苏阜宁人，1944年春在苏北（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盐阜区阜东县参加革命。1949年5月在蒋管区上海进行党的地下工作，因叛徒告密，被捕牺牲，时年29岁。他在短促的革命征途上，用热血写下了53万字战斗日记。日记既是钱相摩烈士在硝烟弥漫的战斗前线，在白色恐怖的虎穴狼窝革命斗争的翔实记载，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在党的教育培养下，在革命的大熔炉里，追求真理，勇于进行自我思想改造，成长为一位优秀共产主义战士心历的有力见证。

钱相摩烈士的日记生活，始于学生时代，参加革命后，不论环境多么险恶，他始终坚持不懈，从未中断。他把日记视为鞭省自己、激励自己、加强自身修养的“一面镜子”，是可以倾心交流的“老友”。本书为钱相摩烈士的“文艺日记”和“光明日记”的选编。“文艺日记”写于1946~1947年苏北解放区，反映了钱相摩烈士以文艺为武器，开展前线和敌后战时宣传工作的日日夜夜。“光明日记”写于1948~1949年蒋管区上海、泰州等地，由于地下工作的特殊环境，日记中使用了许多暗喻或隐晦的字句，如“党国”暗喻党和人民的事业，“母亲”暗喻党组织等，反映了钱相摩烈士只身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艰险，忠贞党的革命事业的赤子之心。

钱相摩烈士已牺牲57年，他和千百万革命烈士抛头颅洒热血为之奋斗的事业，正在祖国大地上变成现实，人民将永远铭记他们的功勋。“相摩日记选”将使我们不忘那腥风血雨的岁月，不忘先烈们前赴后继的奋斗，不忘今日幸福的来之不易，鼓舞我们在党的领导下，用先烈的精神去实现社会主义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卷 头 语

正吾是我从工作中认识的知友，他很坦直孤傲，我俩在某些问题中是很谈得来的。最近，为了帮助大众剧团在东坎公演，我俩又生活在一起有四五天，旅次偶然谈到他现有一册破碎古老的“文艺日记”。他客气的说：“……我很懒散，不惯这个规矩的调调儿，最好由你成为他的主人……”我颇想从生活日记去加强写作能力，对他的美意表示无限的兴奋接受。我愿意不让这残缺但瑰丽的册子塞满了无聊的饮食起居的空话，我更愿意它有典型的，条理的现实、理论，我不辜负这册子，正是我不辜负老友对我的较高估计，我爱老友，首先当从热爱这册子为始。

祝老友健康，祝这册子茁放友爱的丰满的新芽，使它成为我生活上的一面回光镜，成为我俩精神上联系的唯一至宝。

特凑数语，附记卷首。

相 摩

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二日

Contents

目 录

文艺日记 / 1

(1946 年 9 月——1947 年 6 月)

光明日记 / 1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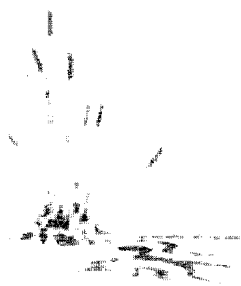
(1948 年 1 月——1949 年 4 月)

附 录 / 641

目 录

1946 年 9 月 22 日——10 月 25 日

1. 出发	(3)
2. 岗墩套的一日	(3)
3. 改组	(4)
4. 略谈战况	(5)
5. 雨中行军	(6)
6. 漫谈	(7)
7. 记大关扫射	(7)
8. 记菱陵	(8)
9. 生活	(9)
10. 读“苏联纪行”后	(10)
11. 担架教师	(11)
12. 和平的厄运	(11)
13. 任务的胜利	(12)
14. 返乡的第一天	(13)
15. 第二天	(14)
16. 最近的学校	(15)
17. 关于“阜东大众”	(16)
18. 新的工作	(17)
19. 一群待决犯	(17)
20. 后勤中的教师	(18)



21. 战犯的后果	(19)
22. 近来	(19)
23. 艰苦的考验	(20)
24. 不舒服的事情	(21)
25. “真面目”的处女演	(22)
26. 第三次调动	(23)



9月22日 星期日 出发

一件事紧记在心头，为了支援前线，文化战士应该在行动上有所表现。自从征调东坎后勤队的命令到达后，我、单泊同志和于广生同志自愿随队到战地去工作，另外还要动员民校教师和剧团团员须到十名左右。因为本区有十个镇，至少每镇应该有一文化工作者，进行教育，使民夫不至像风浪中的流沙。

当太阳照红了窗子，秋风从窗户钻进来，掀动每个正在酣睡同志的被角，仿佛提醒他们今天是个伟大的不平凡日子。我睁开惺忪的双眼，马上一个惦念掩盖住心头，“……十个文化工作者呢？”……虽然不能如愿的完成任务，女子青工剧团负责人郑×已接受我的建议……愉快而兴奋的感情逼住我不能再安心的躺下去，尤其今天已经放晴，假使还象昨天琐碎的下起雨来，沿途的泥泞对出发是极不便当的。当我漱洗正准备去集合参加“战地宣教组”的同时，于广生突的回来告诉我“郑×已经乘车子到益林去了。”我有说不出的感触，讨厌这种市民形象的重现，虽不愿尽情发挥一顿。

直到吃过中饭，我将校务托付给H和K，觉得每件事处理得都很妥当，便相偕到洋桥南集中，李德崇同志早在那里正从事调整各担架小组，尤其是V忙得满头大汗。午后四点钟辰光，我们——宣教组共有六个人，才从东坎出发，晚在岗墩套宿营。

9月23日 星期一 岗墩套的一日

据说总队部驻在岗墩套本街，在行动上须取得联络，所以决定第二联队必须在今晨迁到总队部附近。我也随队伍出发，很快就到了本街，找到陈鹏飞同志，便将大队部设在总队部对过。房屋倒还宽敞，原来是德兴烟庄。

午前乘空子将战地宣教组组织妥当，共有六个人，我被推选

为总组长兼第二组长，于广生同志为第一组长。决定初步工作计划以加强战争观念，提高胜利信心及灌输防空常识为教育中心。通过漫谈方式，吸收群众意见，反过来教育群众，同时组织了战地通讯组发动竞赛。在第一个五日计划内，第一组以 15 篇向我组挑战，但饭后大队部又成立中心组，我为副组长，自认数字反而减少。我以为通讯工作处处要争取主动，让它渗透到每一个工作环节里去，追求数字，或者压缩在数字的限度内，都是不好的偏向。

自熊梯云同志到达，即由总队长董剑鸣同志召集区干会议，因为第一担架总队负责领导老一、二、九及东坎四个区，会议上通过决定陈鹏飞同志调任总队部行政科长。下午四时各大队要行动起来，暂时宿营地为单家港与周门之间。尽管我们出发的比较早，抵北沙的时候已经“万家灯火”。黑暗横压住大地，在一条蜿蜒的堆路前后发出了行动的声音，夹杂着无谓的呼喊，听起来很不恬静。尤其沿途碰到从前方回来的夫子，从短时间的接谈内，引起我们夫子间不好的波动。直到深夜，迂迴到沙淤王，因为当地住有后方医院，又折回住急脚高。

9 月 24 日 星期二 改 组

由于昨天的疲劳过度，很多中队失去联络，我们也和大队部脱了节，住在沙淤王附近的一个小庄子上。直到今天清早，由二中队的民兵前去探视，不久就和大队部的管理员衔接，乃通知周边的几个中队，相继开往急脚高集合。在途中遇到司令部向前方开拔，董德同志还诚挚的告诉我说：“耐心地等待命令，可能今天到童家营宿营……”，拉一拉手说声“前面再见”，雄阔的背影便消逝在树丛的深处，我在思想上回绕着新的打算。

因为李区长偶染感冒，身体不舒适，颇感茫无头绪，所以今天大队部有改组的必要，由 V 任大队长，吉评三同志任教导员，过渡组织的联队制仍让其存在。吉教导员比 V 诚朴，因此大队部

的举措，全听命于他。有时发现棘手的问题，要李区长参加意见，才可迎刃而解，干部的能力强弱，实际的考验是毫不容情的。午前召开中队干部会议，根据各中队的回报，民夫的情绪，虽说大致稳定，但开小差的现象还很多，还值得研究与教育。

匆忙的吃过中饭，按总队部的通知行动起来，当队伍刚进大堆的顶上，突的发现敌机，大队马上骚动得很厉害，象一支火舌在舒展，慌乱与嚣叫交织成一幅恐怖的画面。幸好敌机没有发现目标，待机声消失在天边，我们已将队伍整理妥当。前面的命令交递过来，继续前进，到钱码头宿营，时已下午七时。

9月25日 星期三 略谈战况

在开赴北沙的途中，遇到从师训班回来的L和Q，匆忙的谈了几句，他们明白我所急欲知道前方情况，索性和盘地说出来。L说：清江已在十九日沦陷，甚至有淮安被占的传说，可能不的确。你们到战地附近，最须要注意敌方的空军，……彼此点点头，即分手了。这不啻向我的太平意识中投了一颗炸弹，然对行旅的前途说起来是好的，警惕、戒备时时在扣动心弦。总希望这消息不尽可靠，因为沿途有回来的夫子说，敌人已被击退到众兴附近。

昨天从李区长所谈的情报内，已证实L的话非讹。并且得悉淮安于二十四日被蒋军占领，此外，可能在苏中发动新的攻势。汤恩伯被调回，由张发奎从广东来作新的布置。国民党对苏北增加了军事压力，企图强占苏北，而我军亦绝不放弃这鱼米之乡。除由陈毅军长指挥新四军作有力的反击，还有晋冀鲁豫的八路军从豫东急驰增援华中的传说，甚至有董师长从东北调援华中的传说，可见中共中央对苏北的十二万分重视。两淮的争夺战，虽然在形式上暂告结束，我与蒋军均剑拔弩张。据说新四军的高干会议已于昨晚结束，正从事组织与布置新的战斗。是的，谁都关心这次战斗，让预期的胜利来解救苏皖三千万群众的厄运吧！

9月26日 星期四 雨中行军

阴沉的天气，从嵌在土墙上的小圆窗内就可以望到。东风挺劲的敲着屋尖上面的芦笆，夹着疏落的雨点，声声激振游子的思维，仿佛海浪扣堤的声音，足以警醒灯塔内的守卫者。“假使今天出发，将怎么办？”这样的问题重压在每个人的生活思想上，何况正东区的大队部，也并到我们一起住，随时随地感到人多的窒息。“最好他们能赶到老曹，让我们再乘机舒服一天。”本位的想法，至少会腐蚀团结友爱的精神。

毕竟“命令”到了，要队伍赶到交陵集去住。尽管外面雨下得哗哗啦啦的响，行动必须遵循命令的，马上召开中队干部会议，冒着风雨做好出发前的准备工作。大队部同时取消“今天吃两顿稀饭”的通知，将粮荒与命令的矛盾统一起来，因为到总队部附近，最大可能解决生活上存在的问题。

“瞿！”“瞿！”代替“命令”的叫子声，响彻了钱码头的长街。各中队相继出现在泥泞的街上，由李区长率领向堆顶爬上去，开始向大自然作顽强的斗争。虽然有些夫子禁不住冷雨的绞痛，可是个体服从整体，谁还能作自私的请求。幸好大队全部登堆的时候，雨势顿杀，仅劲风仍继续的卷送过来一阵阵细雨。大家都集中力量，去对付油滑的道路，支援前线的意识，鼓起每个人情绪。

不久，气象格外阴沉，从东方推送过来的叠云，紧锁住上空，雨势亦由徐而疾。队伍孤伶伶的被丢在堆上，左右没有村舍堪供掩蔽。各中队的领导人号召大家坚持，艰苦的折磨，正是毅力的锻炼，挺进到卜卦附近，居然没人掉队。事后干部每引以自豪，这次的冒雨行军固然增强了大家的组织观念，更进一步锻炼成大家最基本的刻苦精神，我们没有理由将这件事过低的估价。

午后，留住童家营，陆集、桃园等区全集中在这里待“命”行动。